

宛西風雲

牛延秋 著

一幅汹涌澎湃的地方自治画卷

一群惊天动地的英雄豪杰图谱

一曲悲壮瑰奇的地方自治哀歌

一部响彻云霄的地方自治雄史

苑西風雲

牛延秋 著



鄭州大學出版社

鄭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宛西风云/牛延秋著. — 郑州: 郑州大学出版社,
2012.5 (2012.6重印)

ISBN 978-7-5645-0701-5

I. ①宛… II. ①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1464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大学路40号

邮政编码: 450052

出版人: 王 锋

发行部电话: 0371-66966070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郑州市毛庄印刷厂印制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16

印张: 14

字数: 220千字

版次: 2012年5月第1版

印次: 2012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645-0701-5 定价: 32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社调换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段民国时期，发生在南阳盆地的、波澜壮阔的地方自治传奇；这是一曲悲壮瑰奇的地方自治哀歌；这是一部响彻云霄的地方自治雄史；这是一幅汹涌澎湃的地方自治画卷；这是一群惊天动地的英雄豪杰图谱。

气壮山河的宛西自治拉开了声势浩大的中国地方自治的序幕。宛西地方自治派在土匪横行、民不聊生的黑夜中，开辟了一方“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、村村无讼、家家有余”的桃源净土；在“自卫、自治、自富”“三自主义”的灯塔下，直面强敌如林的环境，闯出了一条崭新独特的道路，谱写了一曲动人心弦的乐章，使宛西成为抗日战争中富庶可靠的中原大后方，奏响了对日作战“新唐大捷”的壮丽凯歌；在“枪杆、笔杆、锄杆”三杆教育的光芒中，宛西人全民皆兵、能文能武、衣食丰足。

乱世出英雄，宛西英豪石破天惊、铁骨铮铮，打土匪，抗中央，击日寇，富地方……惊心动魄、惊世骇俗，这群英杰的中心人物是彭禹廷和别廷芳，彭禹廷弃官剿匪，品行高洁，可惜英年早逝；别廷芳胆大无畏，豪气冲天，将地方自治事业推行至宛属十三县的高峰……

惊险有趣的奇丽故事，有血有肉的风云人物，曲折雄奇的动人情节，绚丽多彩的地方风情，使作品色彩斑斓、缤纷灿烂。

第一部

1

1927年初秋，沃野千里的南阳盆地（南阳简称宛）路断人稀、田野荒芜，稀稀落落的玉米秆伴着疯长的杂草在秋风中碎响。

豫西南，这片土地到了更换颜色的季节了。

马车夫用南阳曲子戏调唱着悲凉的民歌：

十山九秃头，
有水不行舟。
白日狐兔游，
黑夜愁白头。

车上坐的是冯玉祥部高等执法官彭禹廷。此时，冯玉祥将军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，率部西出潼关北伐，彭禹廷随军东征抵河南郑州。这次化装返乡，是为奔母丧。

彭禹廷问：“这是啥地方的曲子？”

车夫答：“咱镇平呗。”

七里庄距镇平县城七里地，这里是彭禹廷的家。六亩半地、八间草房是祖上留下的基业。

草房在秋风中飘摇。

当家的二哥见彭禹廷回来，说：“五弟，咋恁晚才回来？”

彭禹廷道：“在襄县遇到土匪拉票（人质），若不是当地好友刘先生帮助，恐难逃劫难，在刘先生家住了十几天，匪始远去。”彭禹廷不见母亲的棺材，问：“妈呢？”

二哥说：“本打算等着你，天热等不得，咱妈走的前两天，西庄就有土匪拉票子，咱村人都劝我早点埋，免得被拉了干票（尸体），当天就埋了。”

彭禹廷决定按风俗守墓百日。二哥大惊：“五弟，兵荒马乱，四处闹匪，你在外做大官，土匪知道了，非来抓你不可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可咋办？你给咱妈烧张纸就走，咱这儿夜夜闹匪，西村黑娃他爹在外头干了个差事，回家没几天就被绑了去，倾家荡产还凑不够数，只换回个尸首。”

才几年时间，家乡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彭禹廷来到墓地，蒿草淹没了老坟，林木遮蔽了阳光，母亲就躺在荒野中。彭禹廷在墓旁铺好被褥，刚入睡，忽然，呼喊声从远方传来，接着，夜空变亮了。彭禹廷忙起身，只见东南方火光冲天，哭喊声撕破夜空。不一会儿，正南方火起，接着西北方火起，烈焰滚滚，哭叫连天。黎明前，匪远去，原野又恢复了平静。彭禹廷不能入睡，耳边响起车夫那凄凉的歌声。美丽的家乡怎么变得如此可怕？！

天亮，彭禹廷发现远处坐着许多人，近前一看，原来是大哥、二哥带着兄弟侄儿十几人，手握镐锹，倚树而坐。彭禹廷惊问：“咋都来啦？”大哥说：“夜里荒乱，家里不放心。”

一连数日，七里庄周围夜夜起火。

村中乡亲知道彭禹廷在守墓，来到墓地长吁短叹地说起家乡匪患。

六月初八，土匪董天顺夜袭师洼村，匪众二十余人，大肆抢掠，抓了一百多人的票子，陈青和母亲一起被捉走，天蒙蒙亮，经过一条小河，陈青纵身跃入激流，土匪一阵乱枪，他水性好，伏河底潜游，竟未伤身。

母亲看儿子未露出水面，以为被打死了，紧紧地抱住桥栏杆哭喊着说：“儿子死了，我也不活了，我不活了。”

董天顺一枪把老太太的半边脸打飞了，尸体运回家，陈青妻一见，大叫一声晕了过去，腹泻不止，大夫说这是惊破了胆，无法医治，不久，也去世了。

被土匪掳为票子的麻大姐怀抱幼子走路慢，匪怕天亮前走不到目的地，夺过幼小的孩子，拎起脚，照大枣树撞去，孩子的头颅砰然破裂，鲜血溅红了树干，麻大姐哭叫着疯狂地以头向匪撞去，匪挺起大刀，破了麻大姐的胸膛。众人皆惊呆了，匪大喝：“快走！不想活了？！”

邓县庙沟一带为匪窝，土匪把“票子”关起来，挨个审问：“能出多少银子？”得了回答，便派人去各地送信，让家人送钱送物来赎。家境好的“票子”待遇高，土匪对他们很客气，酒肉招待，当做财神，送来钱，就用轿子抬回去。家境差的要被“抄票子”，就是用鞭子蘸水抽打。村民田一昆忍受不了疼痛，跳入水坑，众匪狞笑：“你找了个好地方。”他们拿来长竹竿，削尖了，猛刺田的下身。田一昆跌跌撞撞爬上岸，无路可逃，钻进草丛，众匪又用火杈把他捅出来，边骂边抽出刀来：“老子看你还跑不跑！”一刀断去了四个脚趾，田一昆痛得撕心裂肺，抱着脚在地上打滚，一土匪动了恻隐之心，上前一刀结果了田一昆的性命。此后，“抄票子”时，再无人敢逃。不管境况如何都写信求家中快送钱。

李子仓家贫，未送钱，土匪将他拉到院中说：“撕（杀）了算逮了。”李子仓跪地乞求。匪首王长安说：“死罪饶了，活罪难免，给他家捎个人事（礼物）回去。”

走过来个瘦高个儿匪徒，手握明晃晃的剃头刀说：“兄弟，咱们一没仇，二没怨，不过借几个钱用用，割你一只耳朵，钱就送得快一点，早把钱送来，耳朵也能保住了。头别挣，一挣半拉脸都割掉了。”

“啞溜”一刀下去，左耳掉在地上，鲜血溅出一尺多远。李子仓疼得一蹦三尺高，又喊又叫，另一“票子”一把拉住他，用旱烟末儿捂在耳朵上止血。瘦高个儿捡起耳朵看了看，用纸一包，塞给小个子土匪：“给他家捎去。”

夜晚，土匪找花票（女人质）寻乐，若不从，便抱来一只猫放在花票阴部，用针扎猫屁股，猫的利爪乱抓，花票疼痛难忍，不敢不从。土匪偶尔还活剥人皮，用水银从活人头顶灌下，剥整张皮。

为赎票子，穷人倾家荡产，负债累累。赎不起的票子，多被匪“撕”了，不准收尸，扔在河沟里让野狗吃。

较大的村庄，以土石筑寨，高约两丈，日夜守护。天将黑，小村庄的农户便拖家带口，拉上牲畜到大寨子里避匪。但大寨子也有破了的时候，民谣：

上了寨，死得快。

进了城，死一笼。

满山跑，活到老。

有的人家逃到庄稼地里露宿，夏日好过，严冬难熬。

一位老绅士哀叹道：“今天跟你说话，明天说不准就死在哪里了。”

彭禹廷凝视着这片熟悉的土地，坚定地说：“过了百日，我一定把匪剿净。”

“你能剿得净？”前辈一现惊喜的神色。

“能剿！”

老绅士忧愁地说：“谈何容易呀，军队来过几次，大股土匪钻山沟里去了，小股土匪夜聚明散，白日是百姓，夜晚为土匪。你没一兵一卒，咋剿？”

彭禹廷说：“我自有办法。”

正谈着，二哥来说：“村里大白天来了土匪，8个人，领头的叫范麻子。”

彭禹廷说：“青天白日也敢来，走，看看去。”

范麻子五短身材，满脸横肉，布满麻子点，手握一支长枪，骑一头毛驴，身后7人，手持大刀木棒，摆出气势汹汹的样子。范麻子高叫：“一家花边（银元）一块，不交就拉火鞭（烧房子）。 ”

家家户户紧闭大门。彭禹廷走到近前：“老兄，咱村都穷，少出点

中不中？”

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我是教书的。住那儿。”彭禹廷一指。

“少一块，一间房。”土匪盯着彭禹廷。

“一下子拿不出来，宽限几天吧，三天后来取。你找我。”彭禹廷说。

“中，三天后交不齐，别怪老子不认识你，你溜了，杀你全家。”

范麻子说完，一拍叫驴，“嘚，嘚”地走了。

村里人都跑出来：“这还了得，谁有钱出啊？”

彭禹廷说：“这事我包了。”

二哥说：“五弟，你一没带人二没带枪，弄不好要丢命的。”

彭禹廷说：“我的命土匪取不走。”

二哥问：“有啥办法？”

彭禹廷说：“王大经为镇平首富，明天我去找他借枪。”

二哥问：“你与他有交情？”

彭禹廷说：“素昧平生。”

二哥叹道：“王大经是有名的铁公鸡，他和伙计一样吃粗茶淡饭，下地干农活，家里里里外外都由他一手操持，油盐酱醋都锁在柜子里，每顿饭由他配发，平日吃红薯面窝窝头，吃个花卷馍是过年了。找他借枪，还不是割他身上的肉？”

彭禹廷说：“果真借不到，还有办法。”

2

从七里庄往西南行十几里，有一林木葱郁的大寨，叫袁营，一条清澈的小河从袁营旁流过，河面不宽，水草丰美，河滩上、芦荡里，成群的水鸟唧唧喳喳叫个不停，放牛的、放羊的，怡然自得。

牧童倒骑牛背，唱的却不是儿歌，他们学着土匪的腔调唱着：

日你爹，操你娘
老子今天来要粮
限三天，拿花边（银元）
三天不拿拉火鞭（烧房子）

河边那座高大的城墙，三合土筑成，不怕风雨，守寨的抱着枪在寨墙上抽烟。寨内竖起一座瞭望哨，高高耸立，可观望数里外的动静。哨位上方，悬着大铜钟。寨外是护城河。

袁营寨主王大经，有田 60 顷，骡马成群，枪二十几支。土匪虽数次偷袭，都因寨高河深，防守谨严，未能攻破。

彭禹廷看到这田园牧歌式的生活，暗自赞叹，东门寨丁高声喝问。彭禹廷答：“请禀报王寨主，七里庄彭锡田（彭禹廷名锡田，字禹廷）求见。”

王大经听说彭禹廷来访，甚感惊讶，健步出寨。他饱经风霜，满面皱纹，着粗布衣，身瘦步健，一望便知是位精明勤劳的老人。

彭禹廷欠身道：“王老先生，我来是请您帮忙的。”

王大经一愣：“先生在西北军做那么大的官，有何难事？请里边谈。”

三进院子，朱红大门，青砖小路通往正厅。宾主坐定。王大经捋着山羊胡子问：“早年听说彭先生博闻强记，聪颖过人，每试必列前茅，今果真成大器。”

彭禹廷说：“若不是这次奔丧还乡，还不知家乡成了这个样子。土匪横行，民众受难，田里庄稼荒了，日子怎么过？听说邓县西北是匪窝，出城北行十几里就是匪区。再过三五年，我们这里恐怕也会变成那个样子。在外为官，家乡遭这么大难，做官还有啥意思？我决定留下来，剿平匪患。只是无一枪一卒，这次来是想向先生借枪 5 支，一年后奉还。”

王大经沉思片刻说：“先生能解民倒悬，乃圣人之举，老朽钦佩之至。只是土匪势大，别说 5 支枪，以老夫之全部人马剿匪，也是羔羊送豺狼呀。况且土匪夜聚明散，官兵来剿大多无功而返。”

彭禹廷说：“匪聚其势，足以害民。民据其势，足以制匪。土匪再

多，毕竟是少数。所以惧匪，是因为民众如散沙，各保其家而家家无保。若民众觉悟，匪何以藏身？官兵非本地人，不能长久，匪一跑，他也走，故不能奏效。”

王大经那饱经世故的目光一亮，又微闭双目，良久，说：“先生说得好，只是——”

彭禹廷说：“只是怕土匪知晓老先生借给我枪。”

王大经抱歉道：“老朽无能，只图自保。”

彭禹廷说：“先生这个寨子的确坚固，请问比起县城如何？”

王大经说：“差远了。”

彭禹廷说：“前些时邓县县城被攻破，抢掠一空，先生闻否？土匪势力日大，三五年后就更难办了，到那时，这里也像邓北那样，独先生一个寨子能生存吗？自保只能一时，不能长久。先生出枪既是救自己，也是救镇平 35 万民众。”

王大经脸上的皱纹愈陷愈深。片刻，他站起身来，凝望着彭禹廷那坚毅严肃的面孔说：“彭先生，老朽平生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。邪不压正，以先生之高义，定能剿平匪患。我送给先生人枪 12 条。老夫年高，不能为民分忧，今后，先生需要什么，尽管吩咐。”

说完，王大经出门召来 12 人，个个肩扛快枪，介绍说：“这位就是彭禹廷彭先生，他弃高官不做，回乡为民众剿匪，你们跟着他干。”

王大经指着一位手执明晃晃钢刀的壮汉说：“他外号叫老雕，刀斧手，跟着你，用得着。”

彭禹廷未料到以吝啬闻名的王大经竟如此慷慨，激动地说：“王老先生，锡田决不会令先生失望！”

远离了袁营寨，彭禹廷回头望去，王大经仍站立桥头。

王大经回到寨内，双目溢满激动的光泽，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一次壮举。老伴责怪道：“平日里吃油吃盐你都算计，这一下子扔掉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你高兴啦。”

王大经说：“妇道人家，懂啥！”拉起骡子，溜牲口去了。不久，王大经又派人送给彭禹廷一批粮草。

以后，彭禹廷擎起地方自治的大旗，威震四方，他常向大户富贾派粮派款，但从未向全县首富王大经派过额外的款项。

一行人行至袁营南坡，一阵轻快的马蹄声传来，迎面驰来一匹枣红马，马上那位年轻军官腰插两把盒子枪，轻舞马鞭，唱着匪歌：

打富济贫治河山
没有家产跟着我
十亩八亩安心种庄田
三十亩五十亩你欠我钱
顷二八十亩你一辈子还不完

彭禹廷低声问：“这是谁？”

从者答：“这就是火星爷。”

彭禹廷听说过火星爷刘名扬的名字，他出外抢劫，见房就烧，绰号火星爷。

当土匪非长久之计，而国军也想扩充势力，于是，土匪投靠军队，捞个一官半职，摇身变为气派派的军官，当时，很多杂牌军就是这样组建的，这种军队匪性难改，明火执仗，四处抢掠，民众称之为匪军。民谣曰：

想当官
去拉杆（当土匪）
嫌官小
人马少

马文德部即是这样的军队，此时，他正在南阳招募土匪，火星爷率部投奔马文德，被封为连长。

刘明扬走近，彭禹廷轻声喊：“火星爷。”

刘明扬见来人身着孝服，面色黝黑，他拱了拱手：“兄弟入了国军，不能再叫火星爷了。仁兄是哪里人？好像没见过。”

“七里庄彭锡田。”

“啊！彭先生，久仰，久仰。想不到在这里谋面。”刘明扬翻身下马。

“捆起来。”彭禹廷断喝。

众人一拥而上，架起火星爷，下了枪。

火星爷并不惊慌，：“彭先生，兄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啊，七里庄我从未去过，这是为啥？”

彭禹廷说：“我今天是为镇平 35 万民众杀你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！”

“先生，我这次回来是要立功的。”

“立什么功？”

“马师长派我回乡收编土匪，土匪一走，民众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我这是立功赎罪呀。”

“收编哪个土匪？”

“范麻子弄了个俊媳妇，明天举办婚礼，给小弟送了个帖子，我想先把他收服了，地方上也少一害。”

“范麻子在哪里成亲？”

“马庄。哎呀，胳膊酸了。有事好说嘛。”

“衣服扒掉，杀了。”

火星爷急了，又蹦又跳：“敢杀国军？快放了我！”

大伙上去，扒掉了军服，老雕一刀砍下火星爷的头。

彭禹廷掏出笔和本子，撕下一张，上书：

火星爷刘明扬为惯匪，罪大恶极，十恶不赦，处斩。

彭锡田

把纸压在火星爷身上。

彭禹廷挑选四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，星夜赶往马庄。

夜半，范麻子搂着娇妻已入梦乡，忽然，守门的在门外喊：“麻子，

麻子，火星爷贺喜来了，快起来。”

范麻子当然不会知道，守门的后胸顶着一把枪。他睡眼蒙眬，边开门边说：“火星爷就好夜里干活，当国军了还夜里——”

两支乌黑的枪口顶上脑门，范麻子吓醒了：“兄弟，这是干啥？”

彭禹廷问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

天黑，范麻子只看到国军服装，但他已知道，不是火星爷，战战兢兢地问：“这是干啥？”

“还记得七里庄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彭锡田专杀土匪。”

老雕一刀砍断范麻子的脖子，彭禹廷把早已写就的“判决书”扔在范麻子的尸体上，乘夜色离去。

回到七里庄，县长马英、南区区长王云亭等闻彭禹廷奔丧还乡，赶来吊孝。

马英说：“久闻先生大名，果不虚传，一回来就为民众除了大害。”

彭禹廷说：“不用霹雳手段，难显菩萨心肠。”

马英叹道：“彭先生，我这个县长难为呀，实话说吧，只能保县城，别处顾不上了，先生可有办法？”

彭禹廷说：“等我守孝期满，一定把匪剿净。”

马英恳切地说：“大丈夫当解民于倒悬。救民于水火乃当务之急，桑梓义务，刻不容缓啊。”

南区邻近邓县，区长王云亭平易随和，老好人一个，对匪无可奈何，白天在侯集当区长，处理公务，晚上就到寨高水深、人强马壮的赵营过夜，以免被土匪掳去，整日提心吊胆，他不时收到土匪的恐吓信，早厌倦了南区这个是非窝。见彭禹廷愿剿匪，非常高兴，说：“邓北是匪窝，南区受害最深，若兄不弃，请屈尊到南区任区长。”说罢，深施一礼。又对马英说：“南区是关键啊。”

马英犹豫道：“彭先生，这区长一职，实在太委屈了，若不弃，弟亦为民请命。”

彭禹廷还礼道：“解民之倒悬，何言位之尊卑。”

3

南区侯集是镇平南部重镇，地处偏远，匪患极深，又称匪区。本区出了许多有名的大土匪，如徐竹竿、刘宝宾等。

彭禹廷带着这 12 人的小队伍来到侯集。他把这支队伍编为第一队，为民团常备队，把侯集所有的青壮年编为预备队。侯集人胆战心惊，彭禹廷来了，福耶？祸耶？会不会招来大批土匪攻打侯集？这个书生能顶得住吗？

彭禹廷的就职演说是在侯集大场里，人们以疑惑的目光看着身着孝服、说话铿锵、面容冷峻的彭禹廷。

彭禹廷从容地站在大碾盘上，他是一个沉默的人，也是一位演说家。

“兄弟常年在外，不晓得家乡成了这个样子。兄弟在外边，每年可拿三两千元的薪水，但全县的同胞却在受土匪的烧杀蹂躏。兄弟决心不走了，决心干这个不拿一文钱的差事，不救地方，不能算人！”

“匪乱使百业停滞，人民不能安居，由乱而穷，由穷铤而走险，乱而穷，穷而乱，造成今日之积弱，也招致外侮之侵袭。因此，非剿匪不可。寓兵于农，古已有之，管仲相齐，就有这样做的，人人能打仗能种田，还怕土匪吗？土匪是没有训练、没有组织、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，而我们的民团是武装起来的、有组织、有训练、有纪律的武装，可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。我们这么多人，土匪才有多少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反怕少数恶人呢？反受其害呢？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别人瓦上霜，一盘散沙，反为匪所害。我们若能精诚团结，则根除匪患，为时不远。”

听着彭禹廷那坚定的充满信心和勇气的话语，人们似乎看到了曙光。

土匪破寨，一般采取里应外合的手段，为防土匪白日混进寨做内应，彭禹廷请乡绅帮助把守四个寨门，守门者持一把竹签，出门发签，进门

收签，家里若来了客人，要立即报告。

几天后的夜晚，侯集西边房营火光冲天，哭天喊地，彭禹廷知土匪来了，登上西门瞭望，见匪五六十人在房营烧杀。彭禹廷只有十几条人枪，且有一半人到柳泉铺剿匪去了，不是土匪的对手。

彭禹廷命团丁缓慢推进，远远地放枪，又派人到附近的侯寨、高营、王官营联络，令各村青壮年高举火把，向房营挺进。刹那间，四面八方喊声如雷，火把如海，匪首徐竹竿、侯金山心虚，不敢恋战，带着抢来的财物和“肉票”（人质）慌忙撤退。彭禹廷命持枪的团丁急追，无枪的民众高举火把紧随其后，匪闻四面楚歌，心惊胆战，扔下“肉票”，逃往邓县。

天亮，彭禹廷派人叫来房营村村长，问：“房营寨高墙固，为何一攻即破？”

村长说：“土匪人多。”

彭禹廷问：“土匪从寨门攻进去，寨门为啥完好无损？”

村长低头不语。

彭禹廷厉声问：“谁通匪？”

村长畏畏缩缩啜嚅了一下，没说出口。

“来人，打！”

村长慌了：“我说。”一连报了7人。

7人全部押了上来，他们看到刀斧手老雕手执闪闪的钢刀，双手交叉，站立一旁，吓得浑身打战，一齐跪地叩头，哭喊着饶命。

彭禹廷说：“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砍了！”

老雕一刀一个，7颗脑袋滚落下来。

彭禹廷说：“把这7颗人头挂在马路旁，出布告，凡继续通匪、资匪、从匪、窝匪者，立斩不饶。放下屠刀，从善为民者，既往不咎。”

晚饭后，黑龙集贾庄村村长来报：“黑龙集来一孙长官派壮丁，招30人者封排长、100人者封连长。发布告：每派一人若不应招，交50斤小麦。”

彭禹廷双目冒火：“狼心狗肺者越来越多，榨干民众的血往上爬，

还能算人？走，找这个孙长官。”

黑龙集位于侯集西南，为镇平南部又一重镇，商业较发达。

孙长官尖嘴猴腮、贼眉鼠眼，正指手画脚地对各村村长训话。彭禹廷走上前去问：“你是招兵的？”

孙长官上下打量了一下来人，知来者不善，观其神态，深沉威严。黑龙集镇镇长低声说：“他叫彭禹廷，曾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。”

孙长官马上堆起笑脸：“啊，彭先生，久仰，久仰。”长长地伸出手来。

彭禹廷未理睬，问：“你知不知道民众过的是啥日子？匪荒、灾荒，拉壮丁、派粮派款，民众还有活路吗？”

孙长官收回手，不软不硬地说：“这是上边的命令，县长开了公事（公函）。”说着，掏出盖有县政府大印的公函。

彭禹廷接过公函，“嚓、嚓、嚓”几下撕掉，斥道：“假的，县府哪会开这样的公函？打！”

团丁一拥而上，摔倒孙长官，痛打 30 大板。孙长官大喊大叫，众人掩口而笑。

孙长官被打烂了屁股，逃回了县城。

数日后，风闻国军要来攻打侯集，彭禹廷召开群众大会，动辄万人，声讨匪军，张贴标语。不久，风平浪静。

黑龙集镇镇长来找彭禹廷：“彭先生，我那儿还有孙长官拉来的 40 套军装咋办？”

彭禹廷说：“没收。”

镇长胆怯地说：“孙长官要是回来了不好交代。”

彭禹廷随手拿起一张纸写道：

查获军装 40 套，罚银洋 500 元。

彭锡田

递给镇长说：“那个孙长官不会来了，若来，拿这个给他，就说罚你了 500 元，向他要钱。”